

我深爱爹爹，因为他是亲人。
我抱怨爹爹，因为他是伟人！

——题记

上篇 黄土圣地

第一章

○引子

○14岁的我第一次看见亲生父亲，眼泪禁不住地直流

○在爹爹的窑洞里，我认识了康克清妈妈

○以为爹爹忘记了我小时候的事情，哪知爹爹清楚地记得我出生的日期和模样

○爹爹一生简朴，和普通士兵一样，结果闹出许多笑话

○看见毛泽东，我惊奇地直呼他大名，事后受到爹爹的批评

■ 引子

越走越荒凉，越走越寒冷。

黄土高原静若处子，在百年孤独中守着它的纯洁和欲望。

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硝烟而改变它的安详面目。近处，远处，都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中。

昨夜一场小雨，天空如洗般的碧蓝，黄土山道却泥泞不堪。一支由马车和身穿八路军军装“小战士”组成的队伍缓缓在山沟沟里的小道上蠕动，车轮腾腾飞溅起的稀泥浆，点缀在车上一个个瘦小的身躯上。

多日来，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在黄土高原的腹部行进，大家从脚底一下一下叩击中，获得了黄土大地的地气。渐渐，这片特殊土地的生命脉搏融进了我们幼小的身躯中。我们开始习惯这里的一切，觉得眼前的景物是那么神奇和美好，那厚厚的黄土坡，似乎就是由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深厚文化积淀而成的，显得那样动人，富有生命力。一个个圆圆山头散落着一群群牛羊，铺垫着一层层梯田，还有山梁上一排排窑洞……无不向来者表达它悠久的历史和黄河流域灿烂的文化。

雨后天晴，秋阳高照。

一个陕北汉子雄厚的嗓音翻过山梁，划破了清晨的寂静：

红各彤彤的太阳蓝各盈盈的天……哎！

白各牙牙的妹妹……站在大路边，

泪珠珠从那个毛眼里流……

……

我的那个哥哥啊，什嘛各时候打胜仗把家
回，来把妹的手牵……哎？

……

“这歌你们听懂没有 真好听哎！”随着一声欢叫，马车停下吱吱乱响的轱辘，坐在马车上的娃娃们扬起灰蒙蒙的脸庞，倾听山梁那边飘过来陕北调子。

那个刚才欢叫女孩也扯起嗓子学着陕北调调：

“蓝各盈盈的天……哎！把妹的手牵……”

“哈哈……”引得全体“战友”哄堂大笑 尽管这大笑要付出嘴唇再次干裂的代价 但是 大家还是慷慨地咧开嘴放出了笑声。当然 这个调皮女孩的嘴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先进出血珠子 但是她还是非常快乐 这一逗一笑 把大家的疲劳和寂默都赶走了。

这个女孩不是别人，正是我这个乐哈哈不知道忧愁的四川女子！

■ 14 岁的我第一次看见亲生父亲，眼泪禁不住地直流

我穿着宽大的灰色军装，膀臂上带着红色十字袖章。不过，可千万别以为我如何在抗日前线救死扶伤……其实我仅仅突击学会了伤口包扎就开始了这身打扮。这是我们这支特殊队伍的包装，也是安全抵达延安的护身符。

我们十几个人中除几个是去延安工作的大人，其他都是十多岁的孩子，和我一样，也是周恩来伯伯通过地下党找到的，都是和父母失去联系多年的革命后代。共同的命运使得我们彼此亲近。我们相互照顾、相互帮助，像我们的父辈那样，成为患难与共的革命战友。同我一起走的还有我的表妹贺高洁，她才 13 岁，因为在成都的姨妈考虑到国共关系日趋紧张，怕自己的地下党身分暴露，会连累女儿，就让她和我一起去延安。

我们是 1940 年 10 月由四川大后方出发的，一路北上，准备到中共中央驻地延安和自己的家人会面。当时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我们走时，就考虑了途中要经过国民党统治的好几座城市，几十道封锁线，如果没有堂而皇之的身分是很难通过的。再

说我们年龄不过才十四五岁，结集往北走，很容易让日军或是国民党起疑心。八路军办事处的叔叔们根据周恩来伯伯的指示，为我们办理了护士学校的毕业证书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到前线参战的命令书，并且派了一个警卫叔叔亲自护送我们。有了这硬邦邦的证件，我们小护士队伍便一路畅通无阻，顺利地通过武汉进入了西安，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先乘大卡车走一段，进入陕北后，改换马车，遇到险峻地段，就下马车步行。这样，我们风雨兼程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在 1940 年 12 月底抵达了延安宝塔山脚下。

延安一天天地临近。

关于父亲，我脑海里一片空白。

为了填补脑海里的空白，我用了几乎 14 年的时间，不断幻想，不断更新，不断塑造，尽量去想象一个善良、英俊、很有大男子汉味道的父亲。尽管这个带有斑斓色彩的父亲，是我借用同学的父亲和听外婆和姨妈讲述的父亲描绘出来的。在我见到真实父亲以前，这个虚构的“父亲”一直忠实地伴随着我，慰藉着我没有双亲疼爱的心灵。有什么委屈，有什么欢乐，就一个人在心里悄悄讲给“父亲”听，“父亲”也用我编造的语言来和我对话……往往这个时候，我觉得父亲真的就在自己身

边，心里特别踏实。

现在，眼见着幻觉就要变为现实，心里反而不踏实起来。

如果真有一天要打破用感情积累多时的形象，内心还是挺难受和矛盾的。特别正处在爱幻想阶段的我，结束幻想和迎接真实一样令我不安，既害怕又渴望。总觉得路上的时间过得特别特别慢，这黄土小道何时才是个尽头？因为关于爹爹的答案就在这条山路的尽头。越在这个时候，我就越是迫切地想揭晓这份封存了 14 年的答案。

我默默地计算着山路的尽头，在用火车、汽车、马车和双腿行进了 1 000 多公里时，突然被一阵欢呼声惊醒，啊！前方的天幕上清晰地印着延安宝塔山！

延安！延安到了！我的心一阵狂跳后，一下子又缩紧了……快要见到爹爹了，我会认出他吗？

北方的天气真冷！这个时候的成都正是荡漾浓郁秋意的果实累累的金秋时节，可是延安已经是寒风切切的冬季了。

雪花像圣洁的花瓣飘飘扬扬，不时地在这片黄土地上空飘舞，给高纬度地区增加了北国冰雪的独特风光。

在我们到达前，延安下了一场雪，城中的石子路上结着薄冰。我们一群穿得鼓鼓囊囊的孩子坐在一摇一晃的马车上，由带队的叔叔直接送我们去延安西北约 3 公里处的杨家岭，那是中央机关驻地。

延安是个很小很贫瘠的北方小城，坐落在 Y 字形的山沟沟里。已经结冰的延河在微淡的日光下，发出耀眼的光斑。这束耀眼的光斑跟随我们滚动的车轮一直延续到城外。冬季的延河显得宁静温和，可是一到夏天，它可没有这般好脾气了，经常发大水，两岸居民深受其害。我们看见耸立在河水汇合处的宝塔，就是古时候的延安人乞求天神降临以慑水神的产物。这个历经沧桑，度过多次战乱岁月的古塔 虽说不能显示神威 让延河一次次在眼皮底下肆虐咆哮 可在 1938 年 11 月日本轰炸机的炸弹下得以幸存 而脚下的古城延安却变成了一片废墟 中央机关也又由城内的凤凰山搬到城郊杨家岭小山村里办公。

这时，古塔像一个威严的长者，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直直地站立在山顶上，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从它脚下走过。

马车穿城而过，两年前大轰炸的痕迹依然很明显，城中几乎看不见完好的青砖大瓦房，有的大树

一半焦黑枯死，一半枝条茂盛，像秃了一半的头顶，枝条歪在一边长。不过人们修复创伤的速度也是很惊人的，马路边搭建了很多的土坯房屋，有店铺、作坊、食摊，路边的商贩集市也很活跃，熙熙攘攘的，挺热闹的。一路上，我们不断和八路军的队伍擦肩而过，他们扛着枪，好像是上前线去。部队中间有戴眼镜的知识青年，有年龄十五六岁的童子军……看得我们好羡慕！真想和他们一样当八路军，上战场！

带我们的叔叔大概看出我们的心思，就说：你们是比较晚来延安的孩子，去年和前年来延安的人最多，大多是沦陷城市来的知识青年，还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孩子一路讨饭来到延安。他们死活就一个愿望，要上前线打鬼子，为亲人报仇！同你们一样身分的孩子前两年由各地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不少，基本都组织来了延安，不过没有让参军，说是烈士的后代，先去读书。那时来延安当八路军的人可多了，比现在当八路军容易一些，现在难多了。你们呀……我看都不行，年龄太小！

好啊……小看我们，我们就是要当八路军！大家不服气地直嚷嚷。

虽说我们还是孩子，但在战争年代，最先成熟的是民族自尊心，我们为自己踏上一块充满激情、

充满正义的土地而热血沸腾，就连刺骨的寒风也变得和煦可爱起来。

延安已经不再是过去地理概念的延安了，延安已经成为中国抗日战场的中心，是天下人归心的圣地！

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天，长途奔波吃苦受罪不就是为了抵达延安的这一天吗？我们不也是吗？

杨家岭到了……！驾……

马蹄声变得急促而清脆，前方山坡上出现了一排排窑洞，这些在山坡上挖出的窑孔竟然排列得非常整齐，层层叠叠，错落有序。一个个圆圆的门洞和密密的窗格，好像是雕塑家雕塑出来的。原本荒凉单调的土山一下子富有了生命的活力。如果用知识分子的话说，这些窑洞是北方文化的象征，象征着远古文明的历史。

马车拐进杨家岭的大门，就见好几个穿军装的叔叔阿姨从老远的地方跑下山坡接我们。

他们到车前，一听我是朱德总司令的女儿，冲我一拍巴掌，说是太巧了！我愣愣地看着他们，不知他们说的是什么太巧了？

“朱总司令一直在外面视察，昨天才回来开会，可你这个小姑娘今天就到延安了，你们父女俩像约好的不是太巧了是什么？”

真是太巧了。我也开心起来，扬头朝前张望，不知爹爹知不知道我今天到？

马车来到杨家岭山坡下的坪坝，我这时远远看见一个打着绑腿，一身灰色军装的中年男人站在山坡上……猛然，我的心咚咚地猛跳了起来，这是我的爹爹？对！是爹爹。不知怎地，我一路上为如何开口叫一声“爹爹”的苦恼消失得一干二净，脱口而出的呼唤声竟是如此的顺畅。

“爹爹……爹爹……”

毫无疑问，父亲也一眼认出了我，只见他匆匆跑下山坡，身后扬起了一串尘卷。他来到马车前，一把把我从车上抱下来。那时我还小，看不出父亲激动的表情。现在想想，此刻的爹爹该是多么的激动！原来我还想说几句问候爹爹的话，可是在爹爹的怀里，我却哭了，泪水稀里哗啦地往下流……

父亲用暖暖的大手抹去我脸上的泪水，用温和的口气哄孩子那样哄着我：“不哭啦不哭，现在应该笑啊，要知道啊，好多的娃娃都没有活到看见爹爹妈妈的那天……”

14岁才认识自己的生身父亲，才听见他的声音，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难忘也是最伤心的一幕。

■ 在爹爹的窑洞里，我认识了 康克清妈妈

爹爹拉着我和表妹的手走上杨家岭的高坡，山坡上有一排窑洞，窑洞外还有一个用土坯垒的院墙。爹爹的院子里有四孔窑洞，一孔是爹爹和康克清妈妈的卧室，一孔是办公室，另外两孔是工作人员的。我们来后腾出一孔给我们姐妹俩住。

在爹爹带我往家里走时，要路过周恩来伯伯在坡下的窑洞，它正好比爹爹的窑洞低一个窑洞的高度，站在院子里就可以看见周伯伯院子里所有的风景。周伯伯长期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一年前，他回延安开会，一次和江青骑马外出，中途突然跑出一条狗，江青的马受惊，在山道上乱跑，一头撞上周伯伯的马，将周伯伯撞下马，结果把右胳膊摔折了。我离开重庆时，他和邓颖超妈妈从莫斯科治疗回来不久。这次周伯伯和我第一次在成都见到的不一样了，他的胳膊弯曲了，说是在延安治疗耽误了，以后再也不能伸直。后来这个特殊的姿势成为周伯伯的一个特征伴随到终身，直到他长眠在鲜花簇拥的灵床上，他的右手都是弯曲放在小腹

部。

现在他的窑洞由工作人员居住，院子打扫得很干净。

我这次能到延安和失散 14 年的爹爹见面，功劳要归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是他们通过成都地下党找到了我。找到我那年是 1938 年，因为外婆舍不得让才 12 岁的我远走高飞，更害怕我身体单薄无法经受长途跋涉，便不肯让我到延安去。可是外婆她仁爱之心只挽留了我两年。到了 1940 年，国共合作关系开始紧张，摩擦不断，成都的特务也四下活动，开始怀疑我的身世。他们把姨妈抓去盘问，如果不是姨妈一口咬定我就是她的亲生女儿，我很可能早就落入了国民党特务的手中。外婆眼见我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不得不让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带我走。因为这场惊险，我的姨妈也将她惟一的女儿，我的表妹，一起送上去延安的路程。

或许这条遥远的路是通往安全的路，那片荒凉的黄土地是最圣洁的土地。外婆和姨妈安慰着自己孤独的心灵，一边流着泪，一边为我们准备行装，送别了我们后，成都的家中再也听不到孩子的欢笑声，我们也再享受不到外婆的爱抚。

当爹爹指着周伯伯的院子告诉我们时，活泼的

表妹就高声对爹爹说：“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我们认识，是他们安排我们来延安的。”

“是啊，周伯伯找到四旬（我的小名）后他就打电报给我了。如果不是你外婆舍不得，你们早就来延安了。你们这次来延安让周伯伯操了不少心，一路上他不断打电报询问你们的安全情况，现在他在重庆可能知道你们安全到延安了。你们以后要记住每一个给过你们帮助的人，这样才能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懂不懂？”

“我们记住了。”

我和表妹都点点头，跟着爹爹后面爬上了山坡。

一上坡就是爹爹的窑洞，走进院子看见几棵大榆树，大树下面有一个低矮的石板桌子，上面刻着象棋棋盘。据说这是爹爹天天温习“功课”的地方。以后我才知道爹爹特别喜欢下棋，只要他来延安开会，一旦有空，这个石板桌前就会聚集一群人，而且都是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他们将棋盘从太行山又搬到了延安，别看他们是统帅千军万马的指挥官，一到咫尺见方的棋盘前，一个个就“原形毕露”了，失去威严，像一群好斗的大孩子，有时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

我们刚进院子，听见身后有人叫“老总，老

总”。我回头一看，一个和爹爹一样八路军打扮的中年女军人，满脸笑容，可能因为赶路急，气喘吁吁的。她跑到我们跟前，亲切拉住我的手：“我想这个一定是四旬！长得多像你爹爹啊。”

我也猜想，这是康克清妈妈！

在来延安的路上我已经知道了爹爹的妻子叫康克清，是位红军女战士，人很好，很热情，没有生育过子女。

爹爹见我扭脸望着他，就说：“叫妈妈，这是你康克清妈妈。”

我怯怯地叫了妈妈，这称呼让康克清妈妈高兴不已，久久拉着我的手不松，问长问短。她对爹爹说：“老总啊，孩子们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小脸也冻皴了。”她用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脸颊，又摸了摸表妹的头。“走，我们赶快进屋暖和暖和。”

“走”爹爹高兴地一拍我肩头，像检验一名战士是否合格那样手重。

爹爹和妈妈连说带拉把我和表妹领进窑洞里，让我们脱鞋上炕，说是炕上暖和。我们一路上都是住的窑洞，已认识了黄土高原这一特有的民居，也睡过长炕。不过爹爹的窑洞比我们路上住的要大，光线也亮……嗨，还和另外一孔窑洞连通，是套间

窑洞。我新奇地边张望边想。

我坐上炕之后，才细细地观看爹爹和妈妈的样子。

爹爹原来是个大胡子，现在虽然刮得干干净净，但发青的两腮仍让人感到长着黑黑的胡茬子，再加上黑眉毛、黑眼睛和一头黝黑略曲髻的黑发，给人的印象他很像祖祖辈辈没有离开田地耕种的农民，而不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他朴实却很威严，像饱经风霜的硬汉子那样，浑身洋溢着坚定、从容和成熟的气息。尽管现实中的父亲与幻想中的父亲不是一个样子，但是，我还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现实中的父亲，毕竟他是真实的、活生生存在的父亲，这足以取代想象的那个虚幻飘渺的父亲。

忐忑不安的心情终于可以踏实了，好像一只漂泊在海面的小舟终于停靠了岸那样让人感到平静和安逸。

康克清妈妈脸色红润。她留着短发，圆脸，大眼睛，长得很精神。她对我没有隔阂，好像是自己亲生的一样。她又是忙吃又是忙穿，生怕我们会饿着冻着似的。

在这样的爹妈跟前，我能不幸福吗？